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歇浦潮 第十八回 荔香園侍兒報信 蕙芳樓流氓拆梢

那奶娘抱著小孩子，在廂房中哺乳，始終未曾離開。故後人告訴如海一篇說話，以及如海所定計劃，從頭至尾，都被她聽在耳內。前回表明，這奶娘本是無雙的舊人，她服侍無雙已有數年，也曾與聞過許多秘密，但與美士這件事，她卻並未知道，聽後人一說，暗道：姨奶奶也太愛玩了，怎的又妍起新劇家來，還親自到他家過宿，這膽量也未免太大了，若教我在那邊，決不容她這樣乾的，都是新用的那梳頭的這個笨貨，不會攔阻，才鬧出這種事來。又聽後人說要用手槍把無雙打死，不代她寒心。後來聽如海定策，暗想這計策很毒，姓吳的大約逃不出他們的圈套。雖然與姨奶奶無礙，但姓吳的是她心愛之人。我既聽得，不能不助她一臂。當夜不能出外，次日早起，見小孩熟睡未醒，推說回家去取衣裳，央娘姨代為照顧，自己坐車到愛爾近路，找尋無雙。無雙昨兒命梳頭娘姨送信給美士，將房屋退，器具搬出，少了一個賊證，心中略為放定。候了一天，未見後人到來，知道著了梳頭娘姨的話兒，別人冒著老爺的牌子，敲我竹槓，反有些懊悔，不該立時火發，教美士退了房屋，一時難以聚首，奶娘來時，無雙睡興正濃，奶娘將她喚醒說：「奶奶大事不好了。」無雙本來心虛，聽她這般說，心中怦的一跳，一谷嚕坐起道：「此言怎講？」奶娘道：「奶奶你也不必瞞我了，你同一個新劇家姓吳的，究竟是哪一段事呢？」無雙料是那話兒發作了，聽她問得仔細，兼之也昨自己心腹，故而毫不隱瞞，將自己與吳美士如何戲館留情，如何醫院失足，如何租公館，如何遇偵探，一情一節，自始自終，都告訴了她。奶娘聽說，沉吟道：「照你這般說，與那邊的情形，有些不對。」無雙道：「那邊又是什麼情形呢？」奶娘也把聽來之言，一一向無雙說了。又道：「照你說，那徐阿珊是老爺派去探你的，但阿珊卻對老爺說，因查吳美士遇見了你，才拿去衣服，報告給老爺知道，明明老爺事前並未得什麼風聲。自經阿珊報告之後，才知道的。那阿珊既拿了你好一千多塊錢鈔票物件，無論老爺未曾派他，即使派了他，常言說得好，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也該設法替你遮蓋才是，怎的反拿著你們的憑據，到老爺跟前報告，天下決無這等壞人，其中必有一個人內在內弄鬼，你道是不是？」

無雙道：「不知誰弄的鬼？我在外間素沒得罪人，那一個同我深仇宿恨，害得我這般地步呢？」奶娘道：「這也難說。聖人也有三椿差處，你明中雖沒得罪人，暗地裡怎知無人恨你呢。還有一句話，須要問你，你與吳美士這件事，難道錢少爺也知道嗎？」無雙驚道：「沒有這句話啊，他焉能知道，誰不知他同老爺是一窠裡人，他若知道了，便和老爺親曉得一般，還當了得。」奶娘道：「這又奇了。我昨兒聞老爺道及，數日前錢少爺曾告訴過老爺一次，說你時常宿在外面，與吳美士有染等語。當時老爺不曾聽他，後來才有阿珊這件事，但不知錢少爺如何曉得的？」無雙猛悟道：「是了，那阿珊一定是錢少爺串出來的，他因第一次說不進我的壞話，才教阿珊來拿我的憑據。又因自己不便出面，故教阿珊假說查吳美士遇見了我，用計固然惡毒，但我與他素無怨仇，因何設計陷我？若說我怠慢了他，我又不是他的妻小，固無慫恿他的必要，他因此恨我，未免太沒舊情了。不過這件事，我一向瞞他，未知他從何得悉？」

奶娘道：「秀珍小姐，可曾在他父母跟前洩漏一二嗎？」無雙道：「不差，秀珍素與美士有點兒形跡可疑，自我與美士出事之後，便不許他同秀珍來往，秀珍因妒成恨，故而告訴他父親，已無疑義。但他父女二人，如此存心，令人可恨。」奶娘道：「恨也徒然。目下美士的地位，很為危險，須從速替他設法才是道理。」無雙道：「啊啞，我幾乎忘了，他們不是說要把他當作亂黨辦嗎？但這句話未免太沒來由了，一個好端端的人，怎能變作亂黨呢？」奶娘道：「你說得好太平話，豈不聞雙拳難敵四手，一邊人多，只須教阿珊弄幾件假憑據出來，已經夠他受用了。」無雙慌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奶娘道：「他現今還住在德安裡麼？」無雙道：「德安裡房屋，我昨兒已教他退了，現今住在城裡，不知什麼地方，一個朋友家中。」奶娘道：「這卻很好，住在城裡，他們縱要弄他，已較租界上週折多了。」無雙道：「不過他仍要到租界上來做戲的呢。」奶娘道：「那可糟了，他們一定先到德安裡尋他。既見那邊房子搬空，不消說得，自然往戲館中守候。若去做戲，豈非自投羅網嗎！」

無雙著急道：「這便如何？他現今耽擱在城內什麼地方？我又不曾知道。除卻戲館，沒第二處可以找他。若到了戲館內，豈非已落在他們掌握之中了嗎？」奶娘道：「不知梳頭娘姨可知道他的住處？」無雙道：「只恐未必。」隨喚梳頭娘姨進來一問，果然不知。無雙束手無策，連那足智多謀的奶娘，也呆若木雞。梳頭娘姨插口道：「或者戲館中有人知道，待我前去問問何如？」無雙大喜道：「多謝你替我跑一趟，要是有人知道，無論何處，都要去尋，莫惜車錢，少停我加倍還你便了，你今天務必在點火前找見美士，教他今夜千萬不可做戲，老爺已派人在戲館中等候拿他。這幾天只可躲在城內，萬不可到租界上來，能出碼頭暫避更好。現今他耽擱城內的地方也須問明，以便日後通信，千萬千萬，不得有誤。」娘姨諾諾連聲，答應著出去。

娘姨因恐那邊小孩醒了，奶奶查問，即忙辭了無雙，遶回卡德路公館。按下這邊，再表美士自無雙走後，提心吊膽，坐立不安，聽有人聲，只當是後人派來捉他的，自己又不敢探頭觀望，教娘姨有窗口上看了又看，好生忙碌。一會兒忽聽得叩門聲響，美士愈覺著慌，命娘姨開窗，看是無雙的梳頭娘姨，才安心放她進內。美士見她跑得滿頭是汗，氣喘吁吁，還道無雙出了岔子，未曾開言，先索索抖將起來說：「你你你你來作什麼？奶奶怎麼樣了？」

那娘姨喘息定了，把無雙教她的說話，一一對美士說了。美士雖不願意馬上就搬，但捨此亦無他法。與其住在這裡擔驚受怕，還不如搬到一個安穩所在暫避為妙。但搬家又有幾層難處，一則家具無處堆放，若依梳頭娘姨的話，交她拿去，自己物件，落在別人手內，將來不知何時再用得著，此時都是嶄新的外國木器，日後能得要回，也未必能仍復舊觀，心中頗覺不捨。二則自己雖然本是個光身漢子，但數月來居然有家有室，呼奴使婢，適意慣了，一旦搬出，免不得依然故我。若仍住客棧，此時不比往日，一定要住上等房間，開銷既大，而且大些客棧，又都在租界之內。城中雖有幾家親眷，但都十分寒苦，所借房屋，連自家也不夠住，焉能容得下我。若說朋友家中，或者也可下榻，在先並未接洽，我那新置的幾箱衣服，以及行李鋪蓋，勢不能隨身帶去，能留固好，倘不能留，豈不尷尬。三則屋中所裝電燈，共有十餘盞，丟了深以為惜，拆去又非一時三刻所能辦得到的，四則家中這班下人，無雙雖然教我散去，但散去必須給足一個月工資，家中存的幾百塊洋錢鈔票，昨夜如數行了賄，目下分文無有，如何打發。有這幾樁難題，不免大費躊躇。後來一想，這些東西橫豎不是我自己出錢買的。常言道：湯裡來，水裡去。此時也顧不得許多，倘再三心兩意，落在後人手裡，吃外國官司，嘗西牢滋味，那時雖要仍做一個蹩腳新劇家，只恐也辦不到了。因此當下打定主見，遵照娘姨的說話，傢伙物件，托她代寄，將衣服中幾件應用的打了一個包裹，其餘都教車夫拿去在當舖內當了百十塊錢，先發下人工資，餘下的連同當票，一併揣在懷內，對娘姨說：「我目今到城裡一個朋友家去暫住，如有說話，可到醒民新劇社來找我。」

娘姨點頭理會，美士提著包裹，沒精打采，含著兩泡眼淚出來，叫一部黃包車坐了，到西門城內，一個舊同學家中。這同學姓黃，字百城，為人很是誠實，不過頭腦略舊。他父親也是上海縉紳，家中住宅很為寬敞。美士說明來意，百城並不推卻，便留他在書房中下榻。美士大喜，稱謝不遑。百城又替美士引見他父親，美士見了他父親，連稱老伯。他父親見美士人品俊秀，吐屬溫文，心中很為歡喜，問他四書五經，曾否讀過，古文讀的觀止呢，還是筆法？談到後來，知道美士是做新戲的，不覺大大不悅，正言厲色道：「夫優孟衣冠者，古人所謂聲色之娛，亡國敗家者也。四書上雖有學而優則仕，仕而優則學二語，但此優非優孟之優。優孟者，伶人也，士君子所不齒，非學者所宜為者也。子未讀五代史憐官傳乎？」說時回頭問百城道：「你可記得？」百城回說記得。他父親道：「你且背來。」百城略不思索，背誦一遍。他父親聽著，顛頭播腦的道：「此即亡國敗家之股鑿也，可不懼哉，下次萬萬不可。」

美士連聲稱是。百城之父，方露笑容。美士私問百城，知道他父親名喚黃萬卷，是舊學維持會會員，曉得他學問一定很深，因此不敢同他多講，深恐自己學力不濟，露出馬腳。這天吃罷晚飯，仍到醒民社做戲。當夜未見娘姨來報凶信，心中頗為自慰。同伴

中也沒人知他出了這樁大事，王漫遊還向他取笑，問他公館裡奶奶一向身子可好？吳美士道：「你也莫說別人了，自己近來不是也有個什麼奶奶嗎？」漫遊瞪了他一眼，彼此一笑。美士做罷戲，仍回百城家過宿。次日足不出戶，在百城家書房中躺了一天。晚間因有朋友在荔香園請客，不去恐人動疑。挨到上燈時分，才步行出城，僱車到四馬路荔香園廣東菜館。漫遊、天孫等先在，見了美士，笑說少爺來何遲也，莫非被公館中奶奶絆住了，走不出嗎？美士頓足道：「你們兩個，一見面就同人取笑，是何道理？」漫遊等見他發急，便不說了。美士坐不多時，忽然有個堂倌進來說：「那一位是吳美士先生？外邊有人找他呢。」

美士大吃一驚，暗道：「壞了，這一定是俊人派來捉我的，我命休矣。唉，不料我吳美士落拓半生，只因愛弔膀子，得此結果。」一陣心酸，險些兒流下淚來，料想出去一定吃捉。倘不出去，他們未必肯輕易放過。如若闖進來，將我一把抓去，當著大眾面前，這台可塌不下，不如爽爽快快地自己出去為妙，保得硬著頭皮隨那堂倌出來，兩腿搬動時，好似有千斤之重，心中自忖來人中徐阿珊一定在內，還有幾個無非是外國包打聽，三道頭巡捕等輩，見面之後，料無別話，只消套上手銬，隨他們走咱罷了。一到外面，暗暗說了聲慚愧，原來來者不是別人，卻是無雙的梳頭娘姨。你道那梳頭娘姨因何尋到這裡？她早上奉了無雙之命，到醒民社找尋美士，因時候太早，戲館中只有兩三個茶房和值台人等，有的剛起來沒捲鋪蓋，有的還高臥在戲台上。娘姨問他們，可知吳美士先生耽擱何處？眾人見她是個女人，都有意同她玩笑，說你找他則甚？娘姨回說，有要緊事。眾人道：「你告訴了我們，少停代你說罷。」娘姨道：「不能對別人說，非得面見不可。」眾人笑道：「既如此，你等著罷。」

娘姨等了一會，見他們各做各事，嘻皮笑臉不住的瞧她，急道：「你們要我等到什麼時候呢？」眾人笑道：「早得很咧，大約等到夜間八九點鐘，他來做夜戲時，你就可以同他面談了。」娘姨怒道：「我問你們，他耽擱在什麼地方，誰說在此等他，人家有極要緊的事，你們尋什麼開心呢！」眾人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你為何不早些說，他耽擱在城裡。」娘姨道：「城裡什麼地方？」眾人道：「城裡就是城裡，還有舒適地方，你向城裡去找便了。」這幾句話譬如不說。娘姨賭氣，跑了出來，尋到昨天美士歇出的那個娘姨，問她美士城裡可有什麼親戚？她道：「聽說三牌樓地方有一門親戚，不知姓什麼，還不知美士是否在彼。」

娘姨聽說，當時僱車進城，在三牌樓找尋許久，毫無蹤跡。沒奈何重複出城，找到美士的車夫，問他平日可曾拖美士進城？到過什麼地方？車夫回說：「城裡到過的地方很多，一時記不清楚。昨兒聽他叫黃包車，好像說是西門。但西門城內，從未見他有什麼去處。你到西門去尋，或能遇見，亦未可知。娘姨聽了他的話，果然到西門城內，大街小弄跑了半天。試想無名無姓，從何找去，仍跑了一趟空。她自早上九點鐘出來，飯也沒吃，看時候已交下午四點多鐘，心知姨奶奶在家等得慌了，但找不到美士，如何覆命，不得已再到醒民社戲館，那時來人漸多，內中有幾個誠實的，告訴她，美先生，住在盆湯弄橋德安裡。娘姨道：「那是以前住的地方，昨天已搬出去了。」

眾人道：「如已搬出，可就不知道咧，便今兒晚某人在荔香園請客，昨天我見知單上也有他的名字，你到那邊去找罷。但他去不去，我們可保不定的。」娘姨不知荔香園在哪裡，問明白了，找到四馬路望平街口，見有片廣東菜館，還不知是否荔香園，央一個識字的看過不錯，見時候尚早，料美士還不曾來，便在門口站了一會，果見美士坐車來了。娘姨本欲上前招呼，恐路上人多不便，待他先走進去，然後入內，叫一個堂倌，喚出美士。美士見了娘姨道：「你怎知我在這裡？」娘姨便把各處尋到的話訴知，美士嘖嘖連聲說，我果然住在西門內某處，一個姓黃的朋友家中。娘姨道：「某處我連走過兩趟，因何不曾見你？」美士笑道：「我在裡面，你在路上，如何得見，但不知究有什麼大事，如此急法？」

娘姨見左右人多，拖他走到僻處，將奶娘的報告，如海設計要把他當作亂黨等情，一一向他說了，美士嚇得面色改變。娘姨又把無雙教他不可到戲館中去，此時只可躲在城中，聽候消息，再圖設法等語告訴了他。美士連連點頭，娘姨又教他寫了明白住址，才回家覆命。美士素知俊人是能說能行，極有勢力的人物，既與我作了對，上海租界，萬萬不能插足，除卻開碼頭，別無他法。但外埠唱新戲，既不如上海適意，又無包銀，天天做折賬生意，好時或能拆得一二元，若在生意壞的當兒，每天只有百十文進款，連包飯費也不夠，如何過得日子。若要改行，自己除一張老面皮以外，別無長技，真所謂文不能測字，武不能賣拳，作何了局，心中好似刀割一般。回到裡面，主人肅客入座，美士此時雖有山珍海錯，擺在面前，那裡能下嚥，便推說肚痛先走。又托漫遊代為告假數日，自己急忙忙坐車進城避禍。那王漫遊當美士被人叫出之時，情知有異，暗暗跟隨在後，見他與一個娘姨打扮的人講了一會話，因距離太遠，聽不清楚。少停美士回來，便心神不定，托故逃席，還教他在社長處代告幾天病假。他不知美士出了滔天大禍，因此轉錯了一個念頭，以為美士一定被情人派娘姨來叫了回去，心神不定，大約是情人有病，告假數日，可以親身服侍。看他們如此恩愛，真令人可欽可羨。自己近日，在戲館中雖然得了個意中人，但是還未登堂入室，講了幾次話，也都是敷衍浮文，並沒體己貼意的說話。看那人舉止很為豪華，料想不弱於美士那個。此時不取，更待何時。況且天敏、天孫等人，都是色中餓鬼，膀子大王，見了美婦人，便和狼虎一般，偶一大意，定被他們搶去。常言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事不宜遲，今夜必須約她一個地方相會，然後再帶她去宿旅館。待事成之後，便不怕別人剪邊了。主意既定，這夜登台做戲時，留心向四下瞧看，果見他意中人坐在第一排包廂內，兩隻水汪汪的眼珠兒，一轉也不轉的釘著自己。眼光門處，對他微微一笑。這一笑笑得漫遊骨節酥麻，心神蕩漾。完場後，連粉也不及拭淨，即忙換好衣服，走到前台，站在那女的包廂後面。

那女的明知背後有人，故意眼望著戲台，連頭也不回，只顧看戲。漫遊立了一會，見那女的並不看他，心中未免著急，連連咳嗽，仍無效驗。只得壯著膽子，跨進包廂，在她後一排坐了，身子向前一湊，輕輕問了聲今夜可是一個人來的嗎？那女的聽說，回頭一看，嗤的一聲，把手帕掩住口笑了。漫遊也和她笑著，重問一遍，那女的笑道：「你方才明明在戲台上，眼睛一霎，怎的鑽到人背後來了？」漫遊道：「我已完了場咧。」那女的道：「此時有什麼時候了？」漫遊道：「大約十一點半咧。」那女的道：「我要回去了。」漫遊道：「你一個人來的嗎？」那女的假意含嗔道：「一個便怎樣？」漫遊笑道：「倘是你一個人來的，我意欲送你回去。」那女的笑道：「謝謝你，我自己有馬車，可以回去。你這人眼睛烏溜溜的，我知道你不懷好意呢。」漫遊笑道：「罪過罪過，辜負人家一片好心。你明兒再來看戲嗎？」那女的道：「不來了，這幾天已看得厭煩極咧。」漫遊一想明兒不來今天更不能放鬆，便說：「今夜我請你到大馬路新聞的美奇糖果店，吃外國點心好不好？」那女的回說夜深了，不去。漫遊道：「如此明天請你一枝香吃大菜可去？」那女的道：「這倒可以。明天什麼時候？」漫遊道：「七點鐘如何？」那女的道：「你若去得遲了，我在番菜館等你，很為討厭，還不如你先在附近茶館中等我，我到七點鐘時候，一定到茶館中尋你，如遇見了你，一同去吃大菜，否則我自回家去，免得上你的當。」漫遊道：「這更好了。一枝香附近的茶館，便是蕙芳樓如何？」那女的道：「就是，你莫失約，我去了，你也休得再跟我的梢。前幾天被你一跟，外間已有人說壞話，險些兒被我家少爺知道，快知趣些罷。」

漫遊諾諾連聲，果然立定腳跟，看她走了出去。那女的臨下樓時，又回頭向他一笑。漫遊心花怒放。次日飯後，漫遊先去洗澡，剃頭，修面，將夏士蓮雪花粉，濃濃的塗了一臉，對鏡自照，覺得雪白可愛，又換了一身新衣服，拿了塊新手帕，又到洋貨店內，花三角小洋，買了瓶香水，倒了半瓶在手帕上，戴上外國小帽，金絲邊眼鏡，又尋了只綠錫包香煙紙殼，化五十文錢買一盒強盜牌紙煙，都倒在綠錫包殼子裡，預備停當，才興致勃勃的到蕙芳樓泡茶守候。此時正日落西山，黃昏時候，茶館中日市已散，夜市未上，故此茶客很為稀少。靠裡一隻桌上，有幾個短衣窄袖，像是下流社會中人模樣的，圍坐吃茶。見他進來，一齊回頭瞧他。漫遊並不在意，得意洋洋的獨坐啜茗。又喚了個賣報的過來，揀了幾張小報，隨意閱看。見滿紙琳瑯，不是品花，便是談戲，要找遊戲文章和稍能雅俗共賞的著作，一篇都沒有。暗說近來的小報，也太容易了，自己不須動筆，只要東抄抄，西襲襲，便算是一張報，無怪近來看的人越弄越少了。又見專欄內，載著一條，是新劇家顏天孫、王漫遊、吳美士等，昨晚往荔香園赴筵。暗想這大約是天孫投的稿。又見貼後一條，便是新劇家王漫遊，昨夜乘車過四馬路。漫遊看了，忍不住好笑，說：「這位主筆先生的心思也太好了，往荔香園赴筵，自然走四馬路經過，虧他如何想得出來。但這種事情，也要登報，怪道有人同我說，你們新劇家，每天吃幾碗飯，癩幾堆屎，若能記著，將來都是小報上的好材料呢。」

又看到一張專門談戲的報上，有一段評麒麟童的打嚴嵩，說麒麟童扮的是海瑞。漫遊納罕，暗道打嚴嵩這齣戲內，未聞有海瑞這個角色，怎的麒麟童扮起海瑞來呢？仔細一想，才知道這位主筆在做戲評之前，一定看過大紅袍小說，知道海瑞與嚴嵩作對，故此把打嚴嵩內的鄒應龍，認做海瑞，心中暗暗好笑。看罷了報，已七點鐘將次敲了，茶客漸多。那一桌短衣人中，又來了幾個穿長衣的，漫遊忙整一整衣襟，走到著衣鏡前照了一照，在洋台上立了一會，果見那女的坐著黃包車來了，抬頭看見漫遊，便對他似笑非笑的笑了一笑，給了車錢，移步上樓。漫遊慌忙迎上前去，覷面之後，漫遊笑問她從何而來？那女的聽了，並不回答，反把臉一沉，伸手對他指著，回頭向後面跟的一個紫膛臉色的中年男子道：「前幾天調戲我的，便是此人。」

漫遊聽說，嚇得向後倒退幾步。那男子聞言，搶上一步，閃到女的面前，對漫遊上上下下看了幾眼，一伸手將他胸脯抓住，兩眼放出凶光，高聲喝問：「你是何人，竟敢弔我打勿殺阿根老婆的膀子，你不打聽打聽，我阿根是何等人物，今天我特地將她帶來，你如有能為，盡帶著她走，我阿根決不攔阻。如若不能，可要放一句說話過來，決不能就此了結。」漫遊嚇得臉都黃了，那一班茶客，見他們吵鬧，都圍攔來觀看。內中有幾個短衣窄袖的，更為高興，擠到前面，問是何事？阿根怒氣勃勃的道：「教他自己說罷。」

漫遊被他抓著胸脯，無力擺脫，急得開口不得。反是那女的口若懸河，滔滔不絕的告訴眾人，不但把漫遊在戲台上引誘，戲園門口調戲，包廂內說話，約她吃大菜等情，和盤托出，又造作許多假話，說漫遊幾次三番約她去住客棧，都被她回卻。昨夜因闖他不過，才掉槍花，約他今夜在茶館中相會，教丈夫出來，同他理論。阿根聽了，氣得暴跳如雷。漫遊更嚇得縮做一堆。看官，常言有一句最毒婦人心，豈不是今天應了嗎。這件公案，雖然漫遊在戲台上勾引婦女，擔著個大錯，但那女的也曾眉目傳情，落花有意。況且吃大菜，也是她親口答應的。為何此時當著眾人，將漫遊一口咬定，彼此無怨無仇，人心雖毒，也不致如此，內中還有一段隱情，免不得要做書的交代。原來漫遊等這班新劇家，雖然開口文明，閉口改良，自尊為社會教育家，其實都不是上流社會出身，有些是學堂中斥革的劣生，有些是商店中停歇的劣伙，有幾個是縉紳家的敗子，有幾個是破落戶的孽兒。在新劇未發達時，都與流氓結交，宵小為伍，雖不為非作歹，卻也算不得上等人。講到真有學問，熱心社會教育的，真是鳳毛麟角，百人中難得一二。故而一旦得志，表面上趾高氣揚，目空一切，暗地裡姦淫欺詐，無所不為。若非出身下賤，生性卑鄙的，焉至如此。一班目光遠大，洞悉他們品格的人，見他們如此驕傲，固然一笑置之。但那班先前與他們結為朋友的流氓，見他們蹙腳時稱兄道弟，得意時目中無人，未免心中生氣，都想借個因頭，敲他些竹槓，教他們知道朋友是少不得的。因知他們近來正在拼命弔膀子，轉倒貼念頭，也就投其所好，串出一個秘密賣淫的女子，假充某公館姨奶奶，天天前去看戲，對著這班新劇家，故意賣弄風騷，眉語目挑。

試想這班新劇家，是何等人物，見了那規規矩矩的婦女，還蠅營蟻附，思嘗一贊，何況這沾花惹草的寶貨，送到口頭，豈有不吃之理。第一個上道的便是漫遊，後來天孫、天敏、恨人、映玉等，無一個不與他相識。虧那女的應酬得面面俱到，不但使各人並無醋意，而且令他們你瞞著我，我瞞著你，都自以為是他唯一的心上意中人兒。但他們見那女人，舉止似闊非闊，都摸不出究竟是個什麼路道，不敢輕於嘗試。那女的連日看戲，已用去不少資本，還未得機會下手。正在著急，恰值漫遊自投羅網，當夜本欲與她一同出外，又因自己一方面未曾預備，故此約她今天在蕙芳樓相會。那一邊得了消息，深恐漫遊認得他們，故請出這打勿殺阿根，算是那女人的丈夫，陪著一同前去，另邀了一班流氓，先往蕙芳樓守候。漫遊先前看見的那班短衣窄袖的，都是他們同黨。那女的訴說已畢，一班茶客聽了，紛紛議論，都派漫遊不是。那些同黨，更吆五喝六，說現在這班做新戲的，勾引良家婦女，最為可惡，不如先打他一個半死，再送他到巡捕房去重辦。漫遊被他們你言我語，自己孤立無援，急得走頭無路。忽然外面人叢中閃出一人，與漫遊打了個照面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王先生。」又對阿根道：「這位朋友，請你放了手，有話好講，彼此都是場面中人，吵吵鬧鬧，成何體統。」阿根聽說，也就放了手道：「這件事情，用不著別人管。」那人道：「並非我愛管閒事，不過彼此都不是外人，天下沒有講不開的事，何必多一番淘氣。」漫遊認得那人，是他數年前的好友，大塊頭阿三，是個有名流氓，料他肯出場，大事一定無礙，不覺心中大喜，便要告訴他此中原委。阿三道：「適才我都已聽得，不妨坐了再講。」又向眾茶客抱一抱拳道：「我們並沒什麼事，請各位不必聚在這裡，免得招搖礙眼。」